東北日報

第七十七期

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十元

東滿鐵路局通告　通字第三號

本局恢復通車以來部隊機關人員乘用旅客列車，甚夥爲便利軍人乘車起見特別制定本軍人乘車暫行辦法希各部隊機關乘車人員一體遵行辦理

一、軍人乘車應遵守鐵路運送規程與一般旅客乘車暫行規則

二、軍人乘車應服裝整齊必要時須呈交證明文件與外出證。

三、軍人乘車須持本機關負責人介紹信交車站站長或站內指定人員換取免費乘車證始得免費乘車否則按價收費

四、軍人乘車應服從鐵路人員職務上之指導

五、軍人乘車不得在車內或車站上無故放槍射擊違者送護路司令部查辦

附註　大量部隊乘車和軍用品之輸送應於事先與路局交涉

局長　郭洪濤
副局長　孫魯光

中華民國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安東省各地

反奸清算運動普遍展開

（本報訊）綜合安東省各地訊：安東省各地繼安東市工人清算鬥爭勝利之後，普遍掀起群衆性的反奸清算說理運動，茲綜合報導如下：

安東縣

安東縣趙氏溝五百多漁民組織起來，向偽滿配給所仁和德算賬，大家群集門前，高擧『通賬』逐條清算，仁和德掌櫃無可置辯，全部承認過去尅扣，當即吐出包米四百石、豆油八百斤、粳子一千三百斤。大東溝群衆對偽區長周元紹、配給商協增興掌櫃李天石清算，經過十天終獲勝利，全部索回被貪污尅扣的糧食財款。雙山子偽村長田其祖，當群衆跟他算賬時百般威嚇，企圖倖免，群衆堅持清算，終於迫其退還過去貪污粮錢，折合包米八十石如數拿出。

莊河縣

莊河縣大孤山區三千群衆向惡霸劉作洲講理。劉作洲在偽滿時一貫依仗敵勢，欺壓人民。敵寇投降後他竊居商會會長地位，復行百般勒索，敲詐民財九十萬圓，並任意盜賣公物。群衆現已組成清算委員會，徹底清查其貪污事跡。該地漢奸于化龍、王子輝，在日寇投降後曾畏罪潛逃安東，終因民主政府檢查嚴密，無法匿跡，日前又回鄉了，千餘群衆憤恨異常，召開控訴大會。該兩逆僅殺害人民案件即十數起，會上十八歲小孩都發言，一致要求嚴懲該兩漢奸。

鳳城縣

鳳城縣白旗區王家村千餘群衆控訴惡霸李香閣、李永保罪行擧行大會，連續三天始結束。李香閣退還霸佔土地一頃，二十畝蠶場，五人退出租粮一百七十七石五斗、錢兩千一百圓等。李永保放贖地三頃、五十畝蠶場，九人退還九百七十圓。該縣東湯區偽村長李品五，綽號「坐山老虎」，素日爲非作惡，曾爲招待日本特務一次勒索人民粮食八石。經清算後退出十二萬圓。城廂區木瓦工人向偽平車組合長何寶清算賬，賠出三十萬七千二百五十圓，百分之四十由木瓦工平分，百分之四十救濟貧民，百分之二十交油房、鐵廠、精米所、縫紉、飲食店工人平分。鬥爭勝利後工人踴躍參加工會。

岫岩縣

岫岩乾元盛過去貪污多端，民主政府成立後，群衆冒着大雪前去算賬，當場索回一千八百斤高粮發還群衆。另有馬發福、丁國生，要回勞工錢二千二百圓。會後九十餘群衆自動參加農會。

桓仁一區蓮招村二百多人參加農會後，立即向偽產業合資會社掌櫃算賬，經兩天鬥爭討還大米四百六十五包（每包六十斤）高粱四百包、豆餅五百片（每片三十六斤）蔴袋一萬條。該縣五區黑溝屯偽屯長劉國爲深爲該屯人民痛恨。五百餘羣衆向其控訴鬥爭，會中一位婦女跪在臺上痛哭流涕，歷述劉的罪行。會後羣衆紛紛組織起來，進行算賬和減租。

寬甸縣

寬甸楊木杆子村共四百四十六戶，其中佃農三百一十二戶，過去他們最受壓迫。現在一致要求向偽屯長楊開山、于寶文算賬，要他們退出以前從「勞工」「出荷」中所貪污的粮食款子。二月十八日在清算會中，偽屯長自知理屈，共退出粮食十六石（每石四百斤）、另有四萬圓。在此次鬥爭中，有二百多佃農參加了農會，積極份子楊春林被選爲副村長。現在安東各地人民翻身清算運動，正在繼續蓬勃開展中。

官屬村反奸鬥爭點滴經驗

雁馳

官屬村人民與偽區長楊學義、王之剛的鬥爭是勝利了（見三月一日、四日本報），但發動這個鬥爭，尤其是堅持鬥爭下去一直到勝利，是不容易的，領導上必須即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茲將該村此次鬥爭點滴經驗介紹出來，以供參考。

一、領導上替羣衆作主才能發動起來

最初在發動反奸運動中，幹部小手小脚，不敢大胆放手發動群衆，因此摸索了兩天，茫無頭緒，祇是調查了八九戶被偽滿區長壓搾的材料，而且向群衆說：『不要太聲張。』這樣群衆也恐怕雷聲大雨點小，又怕偷鷄不着折把米，反而得罪了人，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恐懼與疑慮，積極份子和群衆都不敢向外傳佈，更不敢結合更多的人來控訴偽區長楊學義與王之剛的罪惡。

以後轉變了工作方式，相信群衆，給群衆作主，群衆才放心到縣政府去控告。反奸運動就展開了一個新局面，來控訴的群衆三四天中，如驟風暴雨，從八九家增加到一百多家，群衆情緒也活躍起來了，有些積極份子還自動提出分工，影響其他區會受害的群衆也來控訴。因爲領導上採取了替群衆作主的態度，能很好解釋政府的法令與政策，群衆認識更清楚，鬥爭也更堅定，壞蛋份子一切威脅利誘的手段無隙可趁，使鬥爭勝利發展了，譬如一個積極份子被壞人八次收買也沒動搖，楊學義用人情向被害家屬說情，想破壞鬥爭進行，但群衆絲毫不受搖擴，有一個死者家屬想領錢了事，也被其他幾人阻止了。

二、及時進行對積極份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群衆發動後，要及時針對着積極份子的思想傾向進行教育，譬如起初十幾個群衆拉着楊王二人去縣府說理時，沒有解決問題，回來他們自己檢討說：『人去的太少，不抵事。』就抓住這一點來證明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才能使鬥爭得到勝利，以作爲很好的教育內容。往往在群衆未覺悟前，不能看見自己偉大的力量，特別在十四年來敵人的統治壓迫，使一部份人更不容易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必須明確指出，才能使群衆愛護自己的團體鞏固自己的團體。大會教育與個別教育必須結合：人民自治會的會長，害怕做了會長就誤種菜園，以爲做了會長就是脫離生產，參加了軍隊，當把他的疑慮誠摯的解釋後說明自治會是做些什麼的，與參加隊伍有些什麼不同，眼前我們人民自治會爲完成剷除敵偽殘餘勢力的任務雖比較忙，但今後工作不但不會妨礙生產，政府還要獎勵生產。這樣不但疑慮頓時消除，而且表現也更積極了。

三、把鬥爭果實迅速交還羣衆

鬥爭勝利後，清算委員會必須很快地成立，很快地與偽區長說理算賬，迅速地把鬥爭果實完全交還給群衆。這樣可以提高群衆的情緒，使反奸鬥爭更普遍的發展起來，官屬村群衆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買糧食，添新衣，影響了十幾家來告發村中漢奸特務，還有自動聯絡幾家集體同人民自治會控訴的。

四、通過鬥爭把組織健全起來

在鬥爭開始，參加人民自治會的成份往往很複雜，不免混進一些投機份子。在沒有洗刷他們以前，應注意教育，盡力幫助與鼓勵他們進步，克服他們的錯誤觀點，直到後來發現那些實在不能教育的，就應該用群衆的力量檢擧他，洗刷掉，以免變成害群之馬。眞正的積極份子往往在鬥爭初不一定能發現，但經鬥爭鍛鍊後，會湧現出新的積極份子，這樣的積極份子是經過考驗的，必須提拔起來，成爲人民自治會的骨幹，使得組織更加健全起來，鞏固起來。

在民主政府扶助下
撫順工商業倍增
工商界已成立商工會

（撫順訊）東北解放後，在民主政府貿易自由政策下，撫順之商業迅速繁榮起來，据撫順舊城統計，偽滿時之商業工廠僅一三〇家，現則已有二五〇家，行商攤販二百家以上，且生意興隆，百貨暢銷，如益昌源油坊，天豊源糧米莊，半年以來盈利均在四十萬元以上，本城商人黃夢俠王興漢等二十八人，特發起組織商工會，已於上月十三日召集各商業工廠二百餘人開成立大會，當場以票選方式選出董事三十人組織董事會，推出四人爲常務董事，一人爲專務董事，已開始辦公，主要業務爲：（甲）資金調劑，（乙）貨物交流，爲本地之鐸可以等價交換清源之麻及豆油，通化之木耳蘑菇則可換撫順之布疋，以及某家購貨多者由別家分售，窰業爲夏日做工，膠皮業冬日做工，可用同一工人，夏則燒窰，冬則紡膠，不致閒時失業，再則與外地商業交流之運輸交通等，皆可統一籌劃，賒貨給攤販行商等，均在此列（丙）與外界之聯繫，擁軍擁政，互相調劑職工人員及調解糾紛等事務。（丁）文化宣傳，集體給各商業訂閱報紙，摘重要新聞在黑板上公佈，並在會內附設小型圖書館閱報室娛樂器具等。以上業務，日內即可開始實行，撫順商業，當有進一步的繁榮盛況。

海龍醫院整頓後
工作緊張負責

（海龍訊）海龍縣立醫院，雖爲地方經費所辦，但在偽滿時代，却祇爲日本人服務。中國人去看病，花了錢還吃不到好葯，例如亞濟普隆，原爲治肺肺炎之特效葯，但中國人害了肺炎却祇給次等規寧劑，中國人發高熱祇給一種退熱葯的代用品『退熱散』。有時候，中國醫生替病人開了特効葯方，而日本院長就勾掉了，該醫院一成立，就有一個太陽燈，但除了日本人外連偽官吏也沒有用過。十月初，人民自衛軍來到海龍，十月十三日新的縣立醫院始正式成立。在四個月裡面，取消了掛號、出診、手術、檢查、診斷等費用，任何時候都能出診和診斷，一般只取葯品的本錢，部分葯錢甚至免費，住院者除酌量情形取部份葯費外僅收伙食費。

現在雖僅有醫生一人，看護八人，但每天看病人數有二百名以上，工作緊張，很少休息。

現在海龍縣政府每年撥三十萬圓爲該醫院經費，最短期間，醫院尚計劃擴大到能收住院人一百名。

撫順炭鑛籌辦附屬大學

（撫順訊）在偽滿統治時期，東北各種工業技術均掌握於日本人之手，中國職工沒有學習技術的機會，東北解放後撫順煤鑛爲提高中國職工的技術，便於全部掌握工廠，現正籌劃設立附屬大學，即將開始招生，全體職工聞此消息莫不與奮異常。

中國法西斯實行恐怖的自由

解放日報三月三日社論

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提出有名的四大自由之一，是免於恐怖的自由。且在中國法西斯派依然有實行恐怖的自由，而且其恐怖的形式正在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中國人民長期缺乏最基本的自由，特別缺乏免於恐怖的自由。但是中國法西斯卻有個著名的理論，說中國人民自由太多了，自從民國十六年四一二的流血大屠殺以來，中國法西斯派便已公開實行了恐怖自由，中國成了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的世界。他們有屠殺人民的自由，有血洗民主運動愛國運動的自由，九一八以後中國人民不但沒有保護人權的自由，而且沒有保護祖國的自由，沒有抗日收復東北的自由，沒有唱「義勇軍進行曲」、唱「打回東北去」的自由。而中國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則支配了一切。對於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戰爭時期中的全國愛國示威運動，中國法西斯派實行了鎮壓屠殺的自由，對於華北危急時期中的一二九愛國示威，中國法西斯派又實行了鎮壓屠殺的自由。總之，對於一切主張抗日保護祖國、收復東北、保護華北者，對於一切唱「義勇軍進行曲」、「打回東北去」者，他們就一定實行逮捕的自由、屠殺的自由。對于膽敢閒談日本天皇的雜誌，他們也一定實行監禁的自由、逮捕和監禁編輯人杜重遠的自由。總之，凡日本天皇和日本法西斯所需要的自由，便是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為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奮鬥的優秀中國人民，長期在中國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中喪失了腦袋，折磨了高貴的生命力，其數目是無從計算的。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大浩劫，這是中國最可悲痛的一頁血淚史。

抗戰期間在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區域，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依然支配了一切。為抗日與民主而奮鬥的中國人，被中國法西斯派而毒殺的（缺十五字）還有三萬愛國的中國人關閉在中國法西斯派的牢獄裏面。久受重重壓迫的中國人民是太需要自由的呼吸了，中國人民的自由是保護中國民族自由獨立富強的基礎。但是中國人民要獲得自由，就不但必須停止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自由，同時又必須停止中國法西斯派恐怖行動的自由。或者是中國人民的自由，或者是中國法西斯派的自由，有中國人民的自由，就不能夠有法西斯派自由，有法西斯派的自由就不能有中國人民的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日本投降以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是要爭取取消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然而中國法西斯派絕對不願放下恐怖的武裝的。昆明「一二、一」悲慘的血案，（缺二十餘字）無情地血洗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

當政治協商會議還在討論要使中國人民免於恐怖的自由的時候，中國法西斯派就首先接連數天在重慶滄白堂對政協代表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政協代表黃炎培氏住宅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擁護政協的人士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較場口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在二十二日反蘇反共的可恥示威中對民主報、新華日報及其工作人員施行恐怖的自由。

法西斯派說：「主張有自由，反對也有自由。」中國法西斯派的所謂「反對有自由。」就是實行恐怖有自由。昆明慘案的禍首關麟徵會經公開宣佈：「學生有在牆內開會的自由，我也有在牆外開槍的自由。」在政協會以後，法西斯派又多了一種說法，說這種實行恐怖自由就是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國法西斯派平日視人民自由為蛇蝎為洪水猛獸，他們所鎮壓的本來就是人民的自由，而他們自己則本來會絕對自由。現在當政協決定人民應該有自由，但事實上人民還沒有真正得到自由的時候，他們都拿了武器搶先去來對人民和平自由事業公開無所顧忌地進行一切流血屠殺和搗亂，而極無恥的宣稱這就是「自由」這就是「民主」。顯然的，中國法西斯派是要在這人民自由權利剛剛被合法承認的時候，即把人民鎮壓下去，而把他們這種鎮壓的自由宣稱為「合法的自由」。

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活動，在以前是用「政府」和「服從」等名稱，但在政協以來，他們實行恐怖自由的形式已有某些變化，他們現在也要用「民族」「人民」「民主」「自由」的名義出現了。他們正圖為他們的恐怖行動尋找新的名義。他們口頭上也宣佈贊成釋放政治犯，但是當他們高呼打回東北去的時候，對於真正要求打回東北去並因此被囚近十年的張學良將軍，卻說他不是政治犯。他們在陝西新近還逮捕了大批政治犯，但他們宣佈這些政治犯也不是政治犯、而是所謂偷竊電線的軍事犯。總之，他們要繼續施行恐怖，他們不是準備縮小恐怖的規模，而是準備擴大恐怖的規模，他們實行恐怖的手段不是簡單化，而是要更複雜化。當然中國法西斯派現在所用的這一類恐怖的方法，不過是希特勒納粹所早已用過的方法，但是這類方法是中國人民絕對不可多見的方法。中國法西斯派正在企圖用這種方法挑起新的全國的內戰，以便撕毀政協的一切決議，這便是為什麼他們在政協以後的反共反民主活動比以前反而更加猖獗的秘密。

中國法西斯派，這些德意日法西斯下賤的渺小的門徒與走狗，不但要在中國人民面前繼續擴大其恐怖自由，而且也正在公開擴大其反蘇的自由，他們要把他們反蘇的自由「合法化」。大家都記得，中國法西斯派當一九三五年對於上海「新生活雜誌」有一篇文章說日本天皇如果不做皇帝或許可做生物學家這件事，便認為是「侮辱友邦元首」除了刊物嚴禁，編輯坐牢以外，一方面誠惶誠恐向日寇賠禮請罪，一方面又鄭重通令要尊重「友邦」元首。但現在對於與我們訂有友好同盟條約的眞正友邦元首斯大林，對於這位極力幫助中國北伐戰爭、幫助中國抗戰與民主事業的偉大朋友，對於這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舵手，對於這位人類自由文明的偉大旗幟，中國法西斯派卻最無恥地採用一切最卑鄙下流的詞句和圖畫來加以污衊。中國法西斯派同樣地宣稱這種污衊就是「自由」。

這些下賤的中國法西斯派為什麼仇視蘇聯呢？為什麼污衊斯大林呢？顯然的，他們是因為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力量是世界反法西斯主力軍，因為蘇聯和斯大林打敗了法西斯。這些下賤的中國法西斯派為什麼在他們的標語上寫着「斯大林等于希特勒加裕仁天皇」呢？顯然地他們是說我們與其和斯大林結同盟，不如和希特勒加裕仁天皇結同盟，與其打倒希特勒和裕仁天皇以及向德日宣戰，不如打倒斯大林，不如向蘇聯宣戰。中國法西斯派擴大其反蘇的自由，就是要擴大其擁護法西斯絞殺中國民族，絞殺中國人民的自由。

中國人民為自己免於恐怖的神聖自由，不屈不撓地進行了英雄主義的鬥爭，這自由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還沒有取得，政協的協定還沒有變成眞正的東西，中國法西斯派已經張牙舞爪，在進行強姦和篡奪這政協所協議的人民自由權利。他們要在他們原來實行的恐怖自由上面加上新的形式，以便追求反蘇反共的瘋狂反動戰爭，以便把人民投入更大的恐怖空前的恐怖的血海中去。

但是中國人民呵！我們如果不願意再繼續在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下忍受生活，如果我們不願意讓中國繼續沉沒在法西斯派的恐怖血海裏面，我們就必須再接再勵，起來為免於恐怖的自由而鬥爭，為消滅法西斯的恐怖而鬥爭！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開幕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中央社渝訊：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昨日上午九時在渝軍委會大禮堂舉行開幕禮。出席執委一九四人，監委七十五人，由蔣主席致開會詞。禮成後舉行預備會議，討論會議程序，並選出主席于右任、居正、戴傳賢、孫科、白崇禧等十一人，十一時半休會。

調查材料

東北人民的枷鎖（三續）

集羣

那些僞府官吏和敵僞有關係的人自然是能夠免於勞役的，一般有錢人家在被迫沒有辦法的時候，只好化錢運動賄賂，有點家底的人家有的則變賣自己的田產去買人頂替，（特別是勞工，有的則成為商品買賣）有的把自己的子弟放在學校裡今年學法政，明年學美術，後年……因為學校學生除學校本身生產勞作外，是可暫延兵役與勞工的。也有把輕病變成重病，也有斬手足成為殘疾，也有個人與全家逃亡充當無僞滿民籍的「黑人」，至於農民，沒有財產，沒有錢，又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正是敵人壓榨的主要對象，勞工也主要出在他們身上，一家老小沒人養活，也要出勞工，生病了也要拉去當勞工，在地裡耕田也會被抓做勞工，有的一個人工被抓當勞工三次之多（每次六個月），有的一家三兄弟，一個當國兵，一個當『勤勞奉公隊』，一個再當「勞工」，其他的人還要「勤勞奉仕」，一家的勞動力也就被剝奪光了。因為逼抓勞工而造成的人命案子，幾乎是普遍在東北的每一個村莊，在抓勞工的時候有的被迫投河上吊的，在既經抓去的之後，則是鞭打、飢餓、疾病，最嚴重的地方如撫順、本溪礦坑裡，則是每日多至百分之三至六、七的死亡，有的人家丈夫做勞工去了，無法生活而改嫁或自殺，海龍一劉姓人家，老婆，孩子都病了，自己被抓做勞工，六個月的牛馬生活中雖弄得骨瘦如柴，總算留下了一條性命，可是回來之後孩子死，老婆散，不久就憂憤的死去了。

配給

僞滿時代經濟統制下，沒有買賣的自由，所謂「小賣聯盟」統制着日用品，再定量的分配給「配給店」給商店，再「配給」給老百姓。糧食則由所謂「農產公社」，「糧棧組合」等管理分配，大量充做軍用其餘再通過配給店配給給老百姓，除了燒草之外，一切均在統制「配給」之例。

每家每戶，都有一個所謂「生必物資購入通賬」，上面規定了一定的數量的日用品，必須在一定時間拿着通賬裡的「購物票」，到指定的配給店裡，才能買到指定的一定數量的東西，「通賬」分特、甲、乙、丙、四種，原來還有丁種配給通賬後來大部分都除消了。特配通賬是專門配給日本人、某些朝鮮人、僞政府官吏，和某些部分的公務人員，以及與日僞有來往的奸商和官辦大配給店之類：但就中也分幾等，日本人某些朝鮮人及僞府較高級官員是有大米可吃的，並隨時可用通賬之外的「特別配給票」領到其他物資，一般特別配給雖沒有大米，但在數量及種類上包括較多，除日用品外，高粱米每人每月可配給到三十斤。甲等配給多為一般下級官吏，普通公務員，中等以上地主商人，但對於某些有利於敵人的生產經營，為便利敵人之榨取而予以甲等配給者亦有，除日用品外，每人每月可配給高粱米二十四斤（平均每日八兩）。乙等配給多發給小商人小地主及小生產者，少數日用品外高粱米每人每月可配給十二斤。至於丙等配給，在有丁等配給的時候，還可領到有限日用品及高粱米十二斤，後來丁等配給在某些地區逐漸除消之後，丙等配給像丁種一樣配給不到一粒糧食了，這主要的是用來普遍的發給一般農民，以及貧苦遊動的小商人小工與小生產者，對於那些貧苦遊動的小商人小生產者與小工，敵人的目地就是在於把他們像農民一樣的驅逐到土地生產上去以供其原料，人力之掠奪與榨取。敵人統制配給的結果使農民和他們處於較一般更嚴重的飢餓狀態之中。

對於商人來說，他們所能任外賣的，只是配給來的少數貨物，自由購買購賣則以犯「經濟統制」以「經濟犯」論罪。小工業生產者也不能自由出賣自己的產品。一部份廉價繳上去，只能在指定的數量以內出賣，如鹽、洋火、酒精……等所謂「專賣品」，則由僞滿所謂「專賣署」統制配給，就是領有專賣許可的店家，在這上面亦無利可圖，不少的商店都倒閉了，被趕到土地上去，或者工廠礦山裡去，有的能夠支持門面的，就必須以很大的犧牲與容忍，同警察和僞方官吏拉關係，沒法買「私」賣「私」，可是如果有一個漏洞沒有填滿的時候，就可能會傾家蕩產，就會成為「經濟犯」「國事犯」，到監獄裡去，在商人裡面，很難找到有十分之三以上沒有被加以「經濟犯」的頭銜而被威脅敲榨的人。發財的也並不是沒有，那就是少數的大商店糧棧之類，他們都是與敵人勾結統制壟斷，有的一方面是商店老板，同時也是政府官吏，也是擁有大片土地的人，當這少數人一天天肥起來的時候，其他一般的地主也好，商人也好，不少的都逐漸的走向凋敝、破產、與飢餓。

至於一般百姓特別是農民他們的糧食，差不多都「出荷」光了，如果稍有殘餘的話，也很難夠吃，而農民也沒有糧食配給，要私買糧食，一是犯罪，二也沒有錢，有時他配給到有限的布，但又常都被村長屯長扣起來了。（未完）